

# 卓别林搭上海个缘分

◆ 周钰栋

## 茄山河

卓别林是个英国人，讲是喜剧界了，全世界晓得伊个大名，用现在小青年个闲话讲，伊就是国际顶流，向顶顶风光个，名气响，响噢。1930年，梅兰芳去美国唱戏个辰光就搭伊认得了，两位大师一碰头，斜气投缘。辣辣1936年3月9日，伊环球旅行正好经过上海，虽然只停留一日一夜，但是日程排得比上班还要紧凑，简直是三班倒。

隔天一早，伊先兜了一大圈看上海市容，之后又跟梅兰芳、刘海粟、胡蝶、胡蝶、胡蝶艺术家碰头，末脚还特地跑到江湾、吴淞去凭吊“一·二八”抗战纪念地，表情也严肃了交关。到了夜到更加是勿停歇。五点半赶到花园饭店，参加上海文艺

界为伊办个茶话会。六点半又赶到万国艺术集社个晚宴等牢伊辣辣，有胡蝶等艺术家作陪，酒杯是碰得叮当响。

晚宴一结束，梅兰芳陪伊去共舞台，看京戏《火烧红莲寺》。台浪演员文武双全，唱得字正腔圆，舞台背景变来变去像变戏法，卓别林看得连连拍手。看完还勿够，中旅社个徐桂良先生又陪伊赶到星光大戏院，看马连良演个《法门寺》。伊看得入迷了，一只手辣辣脚馒头浪打拍子，搭台下个观众一道喝彩。散场以后，伊还特地跟伊没卸妆个马连良合影。告别个辰光，伊居然还会得作揖，看来伊倒蛮懂中国礼节个。从星光大戏院出来，伊又到百乐门舞厅跳舞，一直跳到第二天个凌晨3点钟，再回到华懋饭店（现在个和平饭店）困觉，真是精力旺盛得勿得了。

第二天早浪醒来，伊一眼就看见房间里个绣花丝绸窗帘搭仔被单。伊就问：睇眼物事啥地方有得卖？等伊晓得睇眼面料是老介福个牌子，马上叫人去订，而且一订就是60件真丝衬衫。

同年5月，卓别林居然又来上海了。当伊听说4月份上海电影院刚刚放映过《摩登时代》这部伊自导自演个电影，而且场场爆满，一票难求，伊开心得勿得了。

时光匆匆，89年以后，由卓别林女儿维多利亚创作、孙女主演个《钟声与魔鬼》将辣辣上海YOUNG剧场秋冬演出季上演。依看卓别林一家门跟上海个缘分比老上海个弄堂还要深，真是叫人叹服。



听钱程程沪语朗读  
微信扫码看视频

## 老里八早

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以擅长表演标准国语版个话剧享誉艺坛。不过，辣辣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名导演黄佐临担任剧院领导个辰光，“上海人艺”还演过滑稽戏搭仔方言话剧。当时“上海人艺”有三个剧团：除话剧团外，还有方言话剧团搭仔滑稽剧团。

顾名思义，方言话剧就是根据剧中人物个籍贯，用各地方方言同个方言来演绎剧情、塑造人物个。以经典方言话剧《啼笑因缘》为例：剧中人物沈凤喜搭仔伊个姆妈、家人，讲个个是“京味”十足个“京片子”，樊家树讲一口南方腔个杭州官话，关寿峰、关秀姑父女搭仔军阀“刘大帅”讲个是地地道道个山东方言……全剧充满了五方杂处个地域风貌特色，搭仔浓郁个时代气息。

方言话剧辣辣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一度被称为“通俗话剧”；再之前，被称为“文明新戏”。伊个历史比标准国语版个话剧还要早，甚至于可以讲是现代话剧个老祖宗。中国电影最早个两位导演陈正秋搭仔张石川，俩是从文明新戏转行从事演戏剧电影导演事业个。

据凤子主编个《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》记载：1906年冬，当时还没出家当和尚个弘一法师李息霜，搭仔一道辣辣日本东京留学个欧阳予倩、陆镜若等人，组建辣辣一个文艺社团——“春柳社”，拿欧美名作《茶花女》搭仔《汤姆叔叔

的木屋》（《黑奴吁天录》）搬上舞台，引起轰动。后来伊拉又先后回国，辣辣上海组建“新剧同志会”，编演伊勿少文明新戏，产生了比较大个社会影响。

1928年，留美归国个戏剧家洪深，搭田汉、欧阳予倩等人辣辣上海，一道拿从文明新戏发展而来个戏剧演出形式，定名为“话剧”，并且从学术浪向确立文明新戏是中国现代话剧个源头。滑稽名伶杨华生搭仔笑嘻嘻也认为：独脚戏搭仔滑稽戏个形成与发展，受到过文明新戏个勿少影响。

1958年，上海通俗话剧团个台柱伍赛文，编了一出反映新旧社会两重天个新戏《三个母亲》；在全国戏剧会演中获得好评；通俗话剧也被推崇为中国早期话剧留存世间个“活化石”。到了1959年，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徐苏灵又拿出出戏搬上银幕，由文明新戏硕果仅存个几位老戏骨伍赛文、钱爱丽、王美玉联合主演。从此，上海通俗话剧团正式定名为方言话剧团，并成为“上海人艺”大家庭个成员。

1962年，“上海人艺”方言话剧团正式亮相，辣辣长江剧场演出经典剧目《啼笑因缘》。舞台浪演员使出浑身解数，集中展示了代文明新戏演员积累个精湛演技：京剧大鼓唱得惟妙惟肖，很有韵味；拳术棍棒舞得风驰电掣，虎虎生威……观众大呼过瘾，竟连连演满三个月，一票难求，十分叫座。

# 文明新戏与方言话剧

◆ 储有明

# 有腔调个蹄髈汤

◆ 沈一珠



及黑毛猪蹄髈半只，样样物事可以追溯到食材个源头，现在各只买菜App“卷”是“卷”得勿得了，既没办法，也是因为现在人个嘴

巴实在刁得一天世界。蹄髈汤，加了山药、珍珠米、藕、鸡头米……

准备材料：蹄髈汰清爽焯水，斩成块备用；甜珍珠米一根斩成小段备用，可以增加汤个清香甜口；铁棍山药是自古以来价廉物美个补虚食物，烧饭、烧粥或者烧汤济老好，就是山药皮含皂角素以及黏液中个植物碱，交关人碰着伊会引起过敏而痒得走投无路，所以处理辰光一定要戴好手套；三两根，刨皮斩成小段备用；秋天里个藕也是好末事，清热生津，健脾开胃，取一段刨皮，斩小块；苏州鸡头米上市辰光备点辣冰箱里，烧汤或者烧甜品摆一小包，有调节血糖、保护肾脏个功效；不过一定要事先拿伊煮熟，否则硬结，吃下去勿乐胃。

烧汤算是比较便当个烹饪方式，镬子里摆清水烧开，准备好个蹄髈、珍珠米、藕、山药以及鸡头米一道放进去，先大火烧开，再转小火炖1个钟头左右，加适量盐合好味道就可以吃了。

## 灶披间

天气预报讲，今朝要落雨，果然，下半年二点半勿到，天就阴下来了，又是打雷又是豁现（闪电），准备工作排场势老大。

秋分已经过去了，白天还是蛮热。当然也有人讲：再热也是强弩之末。是个呀，老祖宗传下来个节气也不是瞎讲讲个，早夜还是觉得着一点点风凉；更何况还有秋风秋雨推一把——就舒歇，准备仔将近廿分钟，终于开始落了，尽管雷声大，雨点小，端个是秋雨绵绵个架势……

所谓寻秋天个味道，除脱好滋味，还是要适当应对大热天个余热和应季而来个秋燥。好在现在买小菜是是按图索骥，花枝招展个App，为了吸引下单个手指头，看得出后台工作人员做了勿少功课；阿拉买小菜也像接受终身教育，小菜季节性、功效以及吃法等等，学海无涯小菜做舟；所以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通过App学习，当令个小菜荤素素搭好，一歇歇工夫就送来了：洪泽湖鲜藕、云南金银甜珍珠米、铁棍山药以

# 时光里个老发票

◆ 姚一鸣

淘书辰光总能碰着点带仔岁月痕迹个旧纸头，老有味道。前段辰光辣辣城隍庙附近个福佑路旧书市场，我淘着一本启明书局1936年版个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书里还贴了张1955年个老发票，真是意外惊喜。

之前在福佑路旧书市场福民商厦四楼小张个摊位上，见过几本20世纪初个旧书，像《骆驼祥子》《宋元戏曲史》这些。书品相不算好，多是缺了封面或封底，但价钱实惠。其中有一本张葆华译著个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是启明书局“世界文学名著”丛书里个，这套书主打中学生，小32开本轻便好带，封面有贴合内容个插图，前后出了几十种。因读者是青少年，里头个名著多有删节。

就是这本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个扉页，贴了那张让我决定买个老发票。发票不大，满是年代感，抬头印着“邑庙区城隍庙摊贩委员会统一定额发票”，时间是1955年，金额“人民币贰仟元”——这是旧币改制前个数。下面写着“本发票须经本摊盖章有效”，只是印章年久模糊了。发票上有个“邑庙区”，就是老早个南市区，现在并到黄浦区了。

邑庙区1945年成立，因上海县城隍庙（也叫“邑庙”）得名，辖区东到黄浦江，南至复兴东路，西、北抵人民路，约3平方公里。1949年后几经调整：1956年划入卢湾、嵩山、蓬莱三区部分地方，1960年和蓬莱区合并成南市区，原邑庙区成了核心；2000年南市区撤销，黄浦江西岸区域并入黄

浦区。算下来，邑庙区只存在于1945年到1960年，这段历史让这张发票更显珍贵。

有意思个是，发票上有个“邑庙区城隍庙”就在豫园附近。好多人会搞混二者，其实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神个老庙，城隍神被看作城市守护神，管着保佑平安、监察善恶，是文化载体也是祈福地；豫园是江南古典园林，明朝嘉靖、万历年间造个，有四百多年历史，园里有古树、明清家具和名人字画，是南方园林风格。不过在老上海人嘴里，豫园区域常被叫做“城隍庙”，是更接地气个俗称。

这本带发票个书，买自福佑旧书市场，而市场恰在豫园正门北侧个小商品市场里。我觉得这不是巧合，更像冥冥中个“书缘”。老早个城隍庙地区是老城厢，摊贩多、市井气足，现在被现代商业取代，想起来有点感慨。

我之前把发票发到网上，有书友好奇几十年前金额咋这么大。其实这是旧币，1955年3月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，新旧币兑换1:10000，旧币2000元只相当于新币2角。

世事变迁，一张老发票背后，藏着城市区划调整、社会经济发展，还有过往里个细节。这些难以保存个老纸头里，藏着最生动个历史——现在在邑庙区、南市区成了历史，豫园成了旅游景点，只有故纸还在默默讲着旧日时光。

# “鸦鹊”原来是喜鹊

◆ 叶世恭

常常被写作“乌鹊”：杜甫诗句“待尔嗔乌鹊，抛书示鹧鸪”；元好问诗句“遥知慈母心，已为乌鹊喜”。神话传说中个“喜鹊桥”，就是喜鹊搭起，让牛郎和织女年度相会的通道。汉代刘安主编的《淮南子》中就有“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”的记录；唐代李邕《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》诗：“织女桥边乌鹊起，仙人楼上凤凰来”；还有宋代龚明之的《中吴纪闻》，也有转引的诗句“商飙初至月埋轮，乌鹊桥边绰约身”。“乌”和“o(喔)”的读音就很接近。

上海话中把普通话韵母为a或ai的字读成o是普遍现象，譬如：啞(子)、夏(天)、掇(空)、虾(仁)、疤(痕)、沙(发)等等。说明这中间是有转音、承接关系的，把“鸦鹊”称作“乌鹊”、以及上海人读成“嗷恰”，都是此种关联的证明。

顺便就想到了汉语成语“鸦雀无声”。该词语最早出现在晚清的一些文学作品中，譬如《老

残游记》《官场现形记》等；而其中“鸦雀”单独成词的时间更晚，且因其译自英语Paradoxornis，属生物分类学的专有名词，《辞海》《中华大辞典》等许多综合工具书都未收录。据说“鸦雀”是借乌鸦和麻雀泛指鸟类，有部以解放前夕的上海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就叫做《乌鸦与麻雀》，其中的乌鸦、麻雀分别喻指截然相反的两类人，所以总觉得“鸦雀”一词有些尴尬。

《辞海》对这句成语的解释让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：“鸦雀无声，形容寂静无声；本作‘乌鹊无声’；苏轼《绝句三首》：‘天风吹月人栏干，乌鹊无声夜向阑。’”原来无声夜向阑的是“乌鹊”也就是“鸦雀”。有理由认为今天的“鸦雀”是宋代“乌鹊（鸦雀）”的讹传。当然，此处的重点不是追究成语用字源出、更改人们习以为常的表达，而是为上海话“鸦鹊、嗷恰”找寻出曾经的历史脉络。

## 沪语趣谈

5月25日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上有一篇题为《老榉树上的喜鹊窝》的文章，讲述了阿爸从偷鸟蛋到最终送回小喜鹊的成长故事，其间多处把喜鹊写成“嗷恰”，这“嗷恰”是模拟“鸦鹊”的沪音读法，过去上海人把喜鹊称作“鸦鹊”。沪谚说“鸦鹊到，肉肉到（预示喜讯）”；“鸦鹊衔得口凹酸，八哥落仔现成窝（鸠占鹊巢）”。鸦鹊的“鸦”和“老鸦（乌鸦）”的“鸦”上海话都要读若o(喔)。

这些情况我们也都可以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得到验证，也就是说的，古代人们也把喜鹊叫作“鸦鹊”并有可能就读若“嗷恰”。譬如唐代《宫词·七二》：“供御樱桃看守别，直无鸦鹊到园中”；宋代陆游《卧游龙寺》诗：“翻翻林表鸦鹊语，渺渺烟边鸱鸢行”。这个“鸦鹊”还